看《艺坛》

秦绿枝

翻书橱，翻到了三本《艺坛》，是第一卷和第三第四卷，照理应该还有一本第二卷，却怎么也找不到，算了，或许过些日子又会从哪个角落冒出来也未可知。记得有两句旧诗：“尽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原是讲家里养猫的一种情景，找一时找不到的物件也仿佛似之。赶快声明：这不是我的体会，好像是钱锺书先生在哪本书里写到的。

《艺坛》原是在武汉出版的一种艺术类（主要是戏曲艺术）像本书一样的刊物，不定期，主编是蒋锡武先生，时间在2000年，内容很实在。我意外地收到承蒙赐赠的第一卷后很是高兴。看到书中夹着一张通知单，上面有这样几句话“如您愿多少惠付一点书款，我们也不拒收”。随后寄了钱去，大概是一百元，那时的书价每本不过十几元。

《艺坛》后来又转到上海来出版了，第三卷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第四卷是上海书店。封面上添了“顾问王元化”的字样，可见是王元化先生给予了大力支持。以后是否还出过第五第六卷，我没有收到也不知道。王元化先生已经故世了，蒋锡武先生呢？我跟他不认识，但因这本刊物而对他很是仰慕。现在戏曲本身就不大景气，更不用说办戏曲刊物处境之难。由此不禁想起在旧上海的书报摊上倒常见有些戏曲刊物和小报摆放着。其中有一本月刊是由一位别号叫“梅花馆主”的先生主办的。每期的封面上都印有一位名伶的戏装或便装照片。我小时候就看到这本月刊，到了十几岁廿来岁时还能见到，也不知办了多少期，可见其生存力量的不可小觑。我曾经偶尔翻阅过，兴趣不大，这多半是由于我的幼稚浅薄而“不识货”。这本月刊要是有谁收集齐全了放到现在至少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这次把《艺坛》翻出来再看看，倒也勾起一些深思。比如第一卷开头第一篇就是张颂甲先生写的“梅兰芳先生蒙难记”。1949年夏张先生在天津《进步日报》（原天津《大公报》）当文教记者。同年10月，梅先生参加了全国政协会议后应邀到天津作短暂演出。张先生奉命前去访问，交谈中记者问起京剧如何改革的问题，梅先生就谈了他的见解：“我以为京剧艺术的思想改革和技术改革最好不要混为一谈……因为京剧是一种古典艺术，它有几千年的传统……改要改得天衣无缝。”他又说：“俗话说‘移步换形’，今天的戏剧改革工作却要做到‘移步’而不‘换形’……”张先生就根据这次谈话写了一篇访问记在报上刊登出来，不料马上就在北京的文艺界引起轩然大波，有些名家写文章批评“移步而不换形”是宣扬改良主义的观点，与京剧革命精神不相容。一时形势颇为严重，梅先生因此也显得心神不宁形容憔悴了，看样子要公开做检讨。后来经过大力斡旋，在天津召开了一次旧剧改革座谈会，也请梅先生出席，在会上发言表态，说自己“移步而不换形”的见解不对，而那些名家“移步必然换形”的观点才是正确的，内容决定形式嘛。这场风波总算平息了。到了“文革”爆发之初，江青提到这件事，张颂甲又被造反派揪出来要交代这件“罪行”……

这期《艺坛》除了有张先生这篇回忆文章，还收录了他写的那篇访问记和座谈会的发言记录，看得出，梅先生虽是承认错了，其实内心很委屈。

还收录了一篇有关此事的宏文，就是吴小如先生1995年5月在香港大学中文系的演讲，题目就叫“试论‘移步而不换形’是京剧艺术的规律”，吴先生是赞同梅先生的观点的。这篇演讲说不上是翻案，也确还有人认为吴先生是在“大放厥词”……

我现在来看这个问题，觉得其实可以套用一个原则：“不争论”。可以允许你的“移步不换形”，我则坚持搞我的“移步必然换形”，其效果如何由广大观众来评定。说到底，不过是戏，搞砸了再搞就是，没啥大不了。

不拘小记

溪水潺潺

刘向东

时隔十余年，当我沿着通往村子的山径走近曾经相识的一条溪流时，我居然情不自禁地掬起清凉的溪水汩汩地饮了起来。

这是一条浙江南部山区极其普通的无名小溪，水量也不大，卵石溪床宽不足两米。但自我十多年前与其相遇后，它一直在我心里流淌，且让我有过遗憾和期盼。那年，浙南山区满目青翠，山岚缭绕。但我走进依山傍水的村子时，并未感受到山里人家特有的恬静。更多的是忽断忽续的机械声和莫名的气味四处弥漫。更令我惊讶又疑惑的是定格在视线里的一条小溪却与四周的风景很不协调。因为我也是山里人，看惯了山溪的清澈，听惯了溪水的潺潺。而眼前的溪水不仅少了些明朗和欢快，而且还漂浮着一些杂物。溪边的卵石间不是水草茵茵，而是尘垢淤积，怎么看都不像是从前方山坳里走来的样子。虽然陪同我的同志兴致勃勃地介绍着山村如何迅速发展家庭式企业，又如何使产品远销海外及山村工业经济的宏伟前景。但望着混沌的溪水，对方的介绍和描绘令我振奋之中又隐隐生出一些担忧和伤感。

如今，依旧是这条小溪，但水汽氤氲潺潺而来的溪水却彻底冲去了我曾经的担忧和伤感。从山脚到村前和田埂，一路婉转欢畅的溪水像是过滤了似的清丽无瑕，又如轻盈美妙的乐曲令我心旷神怡。湿漉漉的溪边一簇簇绿草映在水中如鱼戏水，一群群剔透的小鱼儿聚集在水边悠然地沐浴着冬日的阳光。几只黑白相间的雀儿从浓郁的山林里飞来，旁若无人似的徜徉于溪边或觅食，或追嬉……陪同的村长告诉我说：“以前只求经济的盲目发展，使生态环境受到了破坏。而今，从各级政府到每一企业，经济转型和保护生态的意识越来越强，并以积极的行动装扮着美丽的山村。”听了这番话，我油然想起了前不久在浙北西施故里诸暨市马剑镇三门头村的所见所闻。

那天，尽管冬雨绵绵，但我还是忍不住去亲近她的美丽。村子不大，如同群山相拥着的一颗玲珑温润的珍珠。那清爽蜿蜒的山径，依山错落的人家，翠绿欲滴的茶园，婆娑荡漾的竹海，残荷斑驳的池塘，潺潺有韵的溪水，古朴沧桑的祠堂，起伏腾挪的山墙，逼仄静逸的小巷，轻盈袅袅的炊烟，整洁宽敞的健身场和山林掩映的敬老院等每一处都充溢着世外桃源的诗意。据村党支部褚书记介绍，前些年面对如火如荼的农村经济大潮，也曾设想要大力发展山村工业。但历届政府并未以短期的经济效益为重，而是以保护自然的战略眼光科学稳步地发展山林经济和生态经济。特别是在新农村建设中，无论是政府规划，还是村民自我发展，始终以“宁要青山绿水，不能坏了风水”的理念建设山村。从而拥有了自然纯朴、山水怡人的美丽景致。褚书记还说，这里山溪纵横，每一条溪水都可直接饮用，远远优于矿泉水；而且植被丰富，林木茂密是天然的氧吧，又毗邻著名的国家级五池景区。今后将继续以生态文明为本打造最美山村。看得出，这位年轻的书记不仅深深地爱着这方山水，而且对未来的规划和憧憬就像眼前清澈欢快的溪水，充满着激情和奔放。

盐烤笋

王鸣光

李笠翁在《闲情偶寄》中说笋“此蔬食中第一品也，肥羊嫩豕，何足比肩”。认为笋是至美之物，并说：“从来至美之物，皆利于孤行”。意思是吃笋，不要添加诸多食物、调料，力求本色为好。

笋的烹饪方法种种，腌笃鲜、笋丝炒蛋、笋丝雪菜、笋炒腊肉、油焖笋等等，然而都是与其他食物相配，放多种调料。想必只有盐烤笋，才算得上“孤行”。

苏青在《谈宁波人的吃》中，对盐烤笋津津乐道：“普通家里常喜欢把笋切好，弃去老根头，然后烧起大铁镬来，先炒盐，盐炒焦了再把笋放下去，一面用镬铲搅，搅了些时候锅中便有汤了（因为笋是新鲜的，含有水分多）。于是盖好锅盖，文火烧，只待笋干缩了，水分将吸收尽，始行盛起，叫做盐烤笋。”

这样的笋，除了盐之外，再无其他，然而咸、鲜、嫩的滋味，比油焖笋洁清而爽口；比腌笃鲜里那些吸足油水、珠圆玉润的笋，更有一种空谷幽兰般的清雅芳馥。

盐烤笋烹饪之法，说不上复杂，但要达到“孤行”境界，却非易事。最核心的是要新鲜。宋代释赞宁著有《笋谱》，说笋出土后：“一日曰蔫，二日曰箊”。因此烧盐烤笋的笋，是从竹林中挖出后，不久就下锅，烤时才能出水，再让其慢慢收干。若另外加水，则鲜美之味大打折扣。笋的新鲜也确保了嫩，否则满嘴是渣，也谈不上“至美之物”了。因此，对于生活在都市里的人来说，要吃盐烤笋殊不易。

去年春天在浙江一带山区拍照，中午在山脚见一老屋，斑驳的墙上用红漆随意写着四个字“农家饭庄”。走进去，饭庄地上是凹凸不平的泥地，闻得到湿润润的泥土气，墙角处还探出一丛碧绿的小草。低矮的屋檐，让春光止步在门外，屋里光线昏暗。端上来的菜肴，大多有笋，其中看上去清清白白、平平淡淡的一盆笋，便是盐烤笋。开始无人注意，冷落在一旁，然而等品到其鲜味后，筷子纷纷起落，须臾光盘。风头盖过了笋丝土鸡汤、笋干烤肉等菜肴。见厨房里还有一筐笋，便纷纷让店家再做一盆。答曰：做盐烤笋的笋，是要另外派人上山去采，费时。众人只好忍痛作罢，一路上却哑嘴不停，回味无穷。

今宵灯谜

张文元

黄灯莫抢红灯停

（四字新词）

昨日谜面：韩国哥哥本命年

（外国政要）

谜底：奥巴马（注：韩语称哥为“奥巴”；马，作生肖解）

消灭白蚁

福华

美国加州一般的居民住宅均为木结构，且周围又多树林，住宅受到白蚁（termite）的光顾是经常的事，房屋买卖交易前一定要经过白蚁的检查，如果发现有白蚁的活动，将由卖主出钱清除白蚁后才能上市。在南加州圣迭戈探亲时，我儿子家旁边的一栋住宅拟出售，我亲睹了这栋住宅消灭白蚁的过程：专业公司运来一卡车的厚塑料布，由工人在现场用大夹子拼接成一个巨大的帐篷，将整栋住宅罩起来，然后在房子内进行两天的药熏，第三天拆除帐篷后进一步检查，一般均可将白蚁完全消灭。有趣的是，帐篷的正面有专业公司的广告语“we feed them their last meal”（我们给它们喂最后一餐），正是幽默的美国人！

棋逢对手（剪纸） 黄佩玲

重视『小中风』

李文涛

中风不管是出血性还是缺血性的，在急性期有效的方法很少，而且作用有限，约75%的患者急性期后会留下不同程度的后遗症，其中40%的患者是比较严重的后遗症。一旦造成了偏瘫、失语甚至痴呆等后遗症，恢复十分困难。因此对中风病来说，预防非常关键，胜于治疗。

“小中风”在医学上就是中风，只是症状相对较轻而已。和中风一样，原因有两类疾病：出血性中风和缺血性中风。其中缺血性中风最常见，包括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和脑梗死，出血性中风主要包括脑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等。

“小中风”临床表现有几个特点：一是发作突然；二是症状相对较轻或持续时间较短，有以下一些情况时，可能是发生了“小中风”：口眼歪斜：突然口眼歪斜，口角流口水，说话不清，吐字困难，饮水呛咳，或视物模糊，视物重影。躯体麻木：突然出现单侧面、舌、唇、肢体或手指麻木，改变体位或拍打后仍不缓解。肢体乏力：突发性的一侧肢体乏力，行走向一边歪斜，穿衣系扣不灵便，或伴肢体抖动。眩晕和头晕：头晕持续，走路不稳，脚下踩棉花样。行为性格异常：突然变得沉默寡言，表情淡漠，行动迟缓或多语易躁，记忆力减退。

“小中风”一类是持续时间较短，一般几分钟至几个小时，多是由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引起的，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可以理解为脑血管短暂的堵塞，然后又自然疏通了，脑部不留下梗塞灶。另一类是持续时间较长的轻微症状，多是由小的脑梗死（即腔隙性梗死）和脑内微量出血引起，或者少数较大面积的脑梗死和脑出血但堵塞或出血的部位不是很“关键”，出现的症状较轻。

造成“小中风”一类是不可改变的因素：譬如年龄、性别、民族、体质及遗传因素等；另一类是有可能改变的因素：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血液黏稠度高、生活饮食习惯、抽烟、喝酒等。

一旦发现了“小中风”，应当像中风一样引起重视，快速就诊。治疗后感觉好些了，也要尽快在门诊完善最基本的相关检查，譬如头颅CT、血常规、血脂、血糖、血黏度、血管彩超等，以便针对性预防。饮食上以低盐、低脂肪、低胆固醇为宜，少吃甜食，适当进食高蛋白饮食，多吃蔬菜和水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不抽烟，尽量少饮酒，情绪稳定，心态平和，适当运动，作息有规律，防寒避暑。（作者为上海市中医医院脑病科主任医师）

杏林夜谈

微信与PARTY

朱唯勤

看国外的影视剧，一个颇常见的场景是剧中的人物动不动就开PARTY。习惯于圈子或群居的中国人，PARTY这种社交方式并不十分时尚和流行，尤其是像我们这些已“奔六”而去的中老年人。然而世界真奇妙，微信的横空出世与风靡流行，却让你有时躺在被窝里，也能一享PARTY的异曲同工之妙。

只要你拥有一台智能型的手机，且愿意加入微信的行列，你手机里贮存了号码的对象，即可自动成为你微信的朋友。若更有兴趣“摇一摇”，你周边四五百米方圆内的微信粉丝，顷刻之间可以变为你潜在的微信伙伴。

睡眼刚睁的早晨，工余休闲的中午，尤其是灯昏人静的夜晚，打开微信，或匆匆游览旧友新知随时即发的消息新闻、八卦市井，或细细品鉴粉丝铁杆精心挂贴的图片视频、长论短文，或热情参与同道共好你赞我驳的群聊议论、互动点评，一个悄然无声却图文并茂、信息纷呈的网络社会，一个一掌可握却内容广博、活力缤纷的微型世界，让你的交往、你的见识、你的活力的拓展、增长与萌发，岂比参加一个单纯的PARTY要少？

七夕会 时尚感觉

就像参加PARTY需懂得PARTY的规矩一样，玩微信或者说要得到微友们的信任与认可，“角色”与“态度”，想来是两个颇重要的关键词。

先说“角色”。俗话说“寸有所长、尺有所短”，因此对微友们所发的帖子、图片和视频，你大可秉着过眼有益的精神，轻松地观之，特别是对一些自己不太懂、不很内行的帖子和内容，尽量不要随意吐槽、妄加评说。“角色”的另一点，就是要注重建构自己的特色。我的一位微信兄长，是国内观赏石界的著名专家，他发的帖子大多是有关观赏石方面的知识和信息，有这份专业的特色做支撑，他在我们微信群中的人气和声名不言而喻。反之，若天文地理、养生保健、名言哲理什么都发一通，不说人家一看就知道你的东西是粘贴、转帖的舶来品，你发得最辛苦，充其量也只是什么都不是的“百搭”。

再说“态度”。在微信圈里，“态度”更多地落实于两个字：“勤”和“诚”。说穿了微信无非是动动手指头的事，因此多给自己欣赏、受益的帖子、图片点个赞，及时给点赞、评论的微友、访客回复，积极给刚来的新人、菜鸟鼓记劲，却也是润物无声、理所当然的作业和功德。而“诚”则体现在对评论、吐槽、意见以至批评的对待把握上。赞扬实在、评论中肯、意见有理、反驳有据，这或许也是微友们潜移默化、心知肚明的操守和共识。

一位著名青年人物画家的微友，每逢有佳作问世，皆第一时间贴于微信。于是围绕画作，我们这些同道共好或赏析、或讨教，或评说、或建议，往往能互动、砌帖一两个小时。此当中亦有一二位喜好古体诗词的微友即兴发一篇打油、有感拟一首仿古……如此的图文和瑟、书画共鸣，其情趣、其开心、其温暖、其长进，又岂在平常的书画沙龙、艺术PARTY之下矣！

如果手机是生命宽度的美妙延伸，微信无疑是精神PARTY的靓丽风景。